

追寻那汪泉

□孔祥秋

故乡有荷也有柳。荷在水，柳在岸，荷凭水而美，柳舞风而媚。

夏日的校园，荷香悠悠，杨柳依依。在这里，少年的我，读到了那首《如梦令》。读了，就心生喜欢。想这写词的女子，笔下有荷，她那里，也必定有柳。那绿荫掩映的门楣，就是她的家。不远处，是让她醉而忘归的荷塘，那里鸥鸟翔集。

在我的意念里，李清照身似翠柳，心有荷香，梦如轻舟。后来，知晓她的老家就在济南的泉水边，也就更坚定了这种想法。甚至一度无来由地认为，柳泉居士的别号应属于李清照，而不是蒲松龄。想那说狐论妖的蒲老爷子，穷困潦倒，年高体衰，怎么能有这样柳新泉明的别号呢？太不相宜，太不相宜了。终究是，李清照的家，有柳亦有泉。柳色泉影，柳泉居士这别号，更适合这个宋朝的女子。清澈、飘逸、自在，多好！

为此，我臆想着如果有机会去往淄川，真希望能遇到那个在街头煮茶待客索故事的蒲老先生，和他说说这别号的事。我想，他一定会捋着胡子，笑着朝我点点头。当然，他也会舍我一杯茶，尽管我不会说鬼故事给他。那茶，可是柳叶茶么？反正他笔下的故事，大都似柳叶茶，苦而败火。

那时候，对于鬼妖我还是有所畏惧的，从同学家借来《聊斋志异》，也没

怎么敢看。那书是竖排的繁体字，对我来说也的确读不扎实，再加上那泛黄的纸页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，所以很快就还了回去。即便如此，对于说鬼说妖的蒲松龄先生，却没有丝毫惧意，想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毕竟我们村东头那个独居的本家爷爷，就常常用鬼怪的说词来逗弄我们，可他更愿意用他家树上结的各种果子来哄我们开心。

蒲松龄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老头，惹人惊心，又让人欢喜。

明水，一听这名字，波光粼粼的，就感觉满是灵气，轻轻一念读，舌尖上就滑过丝绸般的柔爽。这个济南章丘的小镇，和诸多的小镇一样，既有城的富足和喧闹，也有村的朴实和忙碌，镶嵌在大片大片的田野中，像一块雕花的玉。相传，在明水有三处水量丰沛的泉眼，因为各在三户殷实人家，不为常人所见，所以被称“三不露”。其中一户就是李家，这李家，就是李清照的家。据说，她的名字就取自这泉水的波光闪烁。

上天的灵感，自是不同凡响。如此，这个出生于小镇的女孩，从小沐浴着清泉水般的宠爱，俨然就有了泉水一样活泼的灵魂，不拘教条；也就有了泉水一样清澈的才情，艳冠群芳。她的性格就像这小镇，亦城亦乡，既华贵，又泼辣。静，就守着泉眼出神，入痴入禅，像一朵荷；动，就追着泉水奔跑，翻沟越坎，像一

缕风。

从青砖灰瓦的巷子里走出来，她一路成长。不远的田野里是大片的麦子，也有一丛丛杨柳、桃李或是桑林。那是一片悠游自在的天地。应当是就此成就了李清照的婉约与豪放。

当小小的她随着父亲来到东京汴梁，面对这个堆金叠玉的城，面对这个群英荟萃的城，没有丝毫胆怯。更是在名流云集的诗词场合，抑扬顿挫地张扬着自己，以称赞“梅定妒，菊应羞”的桂花为由头，暗喻自己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可她遇了那个男子，才有了“和羞走”的温柔。

我的老家，虽然水脉纵横，可润泽的都是耕田牧羊的素淡人家，从没出一个李清照这样的灵秀人物，或男子，或女子。想来，两片土地的差距，就在那一汪泉水吧？于是，我常常遥望远方，想那泉水叮咚的样子，经年又经年。

三百里路，是17岁的少年第一次的人生长途。那年，我终于出发了，单车叮铃铃的铃声，一路向远……



诗二首

□于金元

蝉

路上开始有了声音
他送走了夜晚,来到
清晨
坐在树下的路沿石上,休息

依在一棵树的身上
世界在蝉的鸣叫里,悄然
静了
晨光吻着他的前额

夏在蝉的歌唱里成熟
朝霞的笑声推开了窗
“回家了啊”
一声打破醉的壁垒
他,醒来

一路仰头捕蝉,
树下休息间听蝉
站起身,向家的方向走去
忘了装蝉的袋子,手心里紧攥着
仰望的蓝天,仰望的歌唱

云

一朵云,很陌生地飘来
像一个
没有当地户口的外乡人
飘来飘去

暖暖的风,跑来,抚摸它
把它举过头顶的时候
它哗哗地流下了眼泪
说着方言,黄土地的清澈

一身洁白,飞出
歌唱的鸟儿
翩翩飞舞,闪着阳光
融入蓝蓝的天空

稻花香里绿鸟飞

□董国宾

稻花开了，天知道它在哪一刻冒出针尖似的芽儿，细看，竟是花儿。像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，在看不见的时间里，小心翼翼地做着一件细微的事。

稻花轻描淡写地出现了，在时间的流水里，只几天时间，稻花长大了。

故乡的山圈了一个大湾，天气顶顶热的时候，湾中一田田水稻，刚长出嫩黄的花儿，娘就大呼小叫：“稻花开啦，稻花开啦！”还在长大的我，只懂个乐趣，对于娘的惊叫，浑然不知缘由。

那浅浅的、嫩黄嫩黄的、细微的花儿，就是差点让娘喜极而泣的稻花了。稻花生来就是这样细细碎碎，它应该从未想过要夺走哪枝花的娇艳，但爱它的人会天天去看它。瞧，水田边站满一双双赤脚丫，找过去，能看见娘的影子。

说来也怪，从小到大，我见过很多来山沟沟看桃花的，要说谁跑来看稻花，也就这一群庄稼人最上心。

稻花一开，娘每天都要去稻田走上几回，嘴里还不住地喃喃自语。我远远看见，娘蹲下去，又站起来，双手虚捧一串串小稻花，像轻抚我红润润的嫩脸颊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羡慕起长在田间的稻花来。我多想成为一串串小稻花，让娘也抚摸我一次，再抚摸我一次。

娘突然担

心起来，头顶上飘来两块云，就让娘的脸色阴沉下来，眼神里隐藏着什么似的。

黑云跑得无影无踪了，娘才孩子似地眉开眼笑。没过两天娘又不高兴了，心里像压了块石头，因为地头上刮来一阵风。风息了，天空如常，田间恢复了宁静，娘才平静下来。

娘的心思我不懂，终于有一天我看懂了稻花，娘的心全拴在稻花上了。辛劳不屈的娘竟如此脆弱，一阵风、几片云几乎把娘击垮，娘着实怕弱弱小小的稻花遭遇大雨大风这些天敌。没了稻花，谷穗成了米，庄稼人的秋收就是虚影！

阳光炽烈地扑下来，青田中水稻在扬华。青青嫩嫩的小稻花蹿成串，一穗穗在水田里轻声柔吟，欢欢欣欣喷吐清香。绿鸟滑过一片片山冈和树梢，大老远飞来了，一排排，一群群，一片片，打着旋儿在稻花香里飞上飞下。它们是恋上了稻花迷人的香气，还是为娇小的稻花儿鼓舞高歌？我滴溜着黑眼珠儿没说话，娘张口道了一句农谚：“绿鸟来，庄稼丰。”

又几天，小稻花不见了，娘的心也安下来。娘知道，它被匆匆一瞥的时间，带到了一个最相宜的地方。水田边留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不懂事的娃了。在看不见的一年又一年光阴里，一茬茬稻花走了又来，来了又走，恍惚间我也长啦。我的感知轻轻告诉我，时光像照在水田的阳光，绿鸟飞鸣的稻花旁，我也是娘心尖尖上的小稻花。